听见中国医生的哭腔，或看见美国医生穿露出颈部的隔离衣，孟远都一样难过。几个月来，这位生活在旧金山的华人志愿者一直忙着，把医疗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去。

与她一起行动的是LEAP——一个致力于搭建生命科学交流平台的公益组织，由华人创办。旧金山生活着至少70万华人，除夕，LEAP开始发起募捐，采购美国的医疗物资送到湖北。

半个月后，旧金山的医疗物资供应收紧了。网购平台商品接连显示“零库存”，10个商家9个没货。LEAP团队的批量采购中断了，一次能买到十几件防护服就算幸运。

参与行动的志愿者中有个年轻人，他写下能实时抓取商品库存数量的计算机程序，紧盯着购物平台，一旦数字大于零，自动下单购买，攒够了，就将物资寄往湖北的医院。

那是2020年2月，在志愿者发布的“医院求助登记表”上，求助单位数量一度过百。有人记得，医护人员说话总是语调急促，甚者还会哭诉：“手上只剩一件防护服，马上没得用了。”一个半月后，电话那头的语调平静了许多：“现在已经不太缺了。”

当疫情正在中国受到有效控制时，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开始快速上涨。LEAP团队的执行负责人肖语发现，她家附近的超市药店酒精脱销，店里的员工确诊，朋友出门佩戴口罩和手套还是被感染，有的进医院后直接住进ICU。

孟远已习惯居家生活。早晚出门遛狗时，她看到旧金山街头行人稀少，街头长椅空了。熟人见面“Hi”一声后迅速分别，许多商店关停待定的通知挤进她的邮箱。一向热闹的复活节聚会暂停，大选的候选人见面会改在线上，在视频里和民众云互动。

Worldometers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北京时间5月19日5时49分，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全球最多，超过154万例，累计死亡病例超过9.1万例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2月12日至4月9日期间，美国共有9282名医护工作人员感染新冠肺炎。美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。

在医疗物资方面，中国的产能回升，美国的库存告急——医院病例多、物资少，不少人一副口罩戴好几天。LEAP决定从中国采买医疗物资，运往美国医院。

供应商来自中国各地——广东、江苏、四川、河南、上海等。曾有志愿者托朋友的父母去验货，两位老人开了1个多小时车，赶到郑州城郊的工厂。

他们不懂医学，分不清N95、KN95口罩型号的区别，但能一一核对所有货物细节，敲定货源。

除夕，林励手机里的微信消息刷屏了。很多信息显示，新冠疫情暴发，武汉急缺医疗物资。

林励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，在旧金山湾区做律师，认识不少生物医疗领域的客户。1年前，他为联通学术界和工业界，方便科研成果产业化，发起了LEAP组织，全称是“Life-scienceEntrepreneurshipAndPlus”。

LEAP组织的固定成员和志愿者，大部分是斯坦福大学、哈佛大学、南加州大学等高校学生和校友，还有谷歌等企业的员工。

“有没有可能在讨论之余做些更具体的事儿？”看到武汉的情况后，林励在LEAP工作群里发问。

几百条消息后，这个团队敲定思路：发起募捐，用筹款采集多批医疗物资，送到湖北。“紧要关头一线缺的不是钱，而是大批量符合应用标准的物资。”林励表示。

以往，他们每月举办几次线下活动，请生物医疗领域的杰出者分享经验，不少志愿者都联络过国内外的医护人员。1个多个小时后，LEAP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，正式开启抗疫募捐通道。

负责捐款统筹的是肖语。她毕业于斯坦福大学，在旧金山一家生物医药企业搞研发和管理。据她了解，美国的医疗物资供应商至少有几百个，除了打过交道的，志愿者们通过网上的信息，以及来自波士顿其他团队志愿者整理出的供应商名单，挨个发邮件或打电话咨询。

一份订单从二三十箱起步，陆续进入租来的仓库。20多名志愿者协助分配、包装、加固，给箱子贴上接收医院的地址。

孟远本来不是LEAP团队的成员。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毕业后，她在谷歌公司任职，和身边的华人一样，听闻中国疫情暴发，“就想要站出来”。在朋友圈看到LEAP团队的募捐行动后，她扫二维码加入捐赠群，此后成了行动的主力。

1周后，第一批物资启程。半个月后，“一切开始收紧了”。肖语记得，百余家供应商，三分之一明确表示“没货了”。“有的上周还说货充足，这周就说完全没了。”据她了解，一些防护服品牌工厂在中国，中国停工，美国库存卖完了，货就断了。“之后，也有中国工厂停止出口，直接供应国内医院的情况出现。”货源吃紧，物资价格上涨。有一批防护服，一周之内从12美元/件涨到150美元/件。

1月31日，美国宣布对中国旅行限制。2月1日起，往返中国的航班大幅减少，多条线路停航，中国的航空公司也基本取消相关航线。“往湖北捐物资，最难的就是国际段运输。”肖语说。那时，只有一趟航班从旧金山飞北京，还要从洛杉矶中转。肖语回忆，他们之前有一批物资搭乘当时唯一的南航客机，从旧金山飞抵广州，几天后，这班飞机取消了。　一些机构公开表示能提供国际运力，但肖语联系后发现，真正可行的极少。

海外物资抵达中国后，还要几经周折才可能进入湖北医院。LEAP通过志愿者和几家物流公司的“绿色通道”，将物资发至湖北一线。但他们也遭遇过梗阻：第一批医疗物资抵达广州后，LEAP联系宜昌的志愿者，驾驶当地受赠医院的救护车去广州取货，再开车往湖北好几个地方运送，前往武汉、黄冈时，由于当地的交通管制，曾被挡在高速公路收费站。

几乎每周，LEAP团队都会在公众号发布最新进展、募捐记录、采购情况、物资具体流向信息等。3月11日，他们向中国寄出了最后一批医疗物资，这时，“名单”上需要物资的医院只剩下6家。在一个半月里，LEAP累计募捐超过20万美元，向武汉中心医院、武汉金银潭医院、武汉肺科医院、黄冈中心医院等40多家医院，捐赠了11万余件医疗防护物资，包括防护服、护目镜、隔离面罩等。

http://www.chinanews.com/sh/2020/05-20/9189244.shtml